

#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s Views on Literature and Her Creative Practice

SHI Pingp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hina

Received: July 12, 2022

Accepted: August 6, 2022

Published: December 30,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SHI Pingping. (2022).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s Views on Literature and Her Creative Practic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4), 028-035,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05](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05).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05>. p

*The present study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major project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 Africa" (No. 19ZDA296), funded by the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Abstract:** Famous Nigerian writer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believes that the role of literature is to instruct and delight. Her realist literary creation focuses on Nigeria's post-colon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as well as race, gender and class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which reflects her Igbo, Nigerian and African "sensitivity" and a certain cosmopolitan stance. The present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s Adichie's views on literature, creative practice and th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her works to achieve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writer.

**Keywords:**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realism; Nigerian literature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SHI Pingping holds a Ph. D. degree in literature. She is a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Luoyang. Her academic interest includes literature in English and Eco literature.

## 阿迪契的文學觀及其創作實踐

石平萍

信息工程大學

**摘要:** 尼日利亞著名作家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篤信文學的功能是教化和娛樂。她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聚焦後殖民時代尼日利亞的文化重構與政治重建以及跨文化視域下的種族、性別與階級等主題,體現出其身為伊博族人、尼日利亞人和非洲人的「感性」,也不乏世界主義的情懷。本文全面考察阿迪契的文學觀、創作實踐及其作品的傳播與接受情況,力求達成對作家阿迪契的深入認識。

**關鍵詞：**阿迪契；現實主義；尼日利亞文學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案「非洲英語文學史」(編號：19ZDA296)的階段性成果。

## 引言

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1977-)是尼日利亞新生代作家中的佼佼者。美國《華盛頓郵報》視她為「另一位偉大的伊博族小說家欽努阿·阿契貝在二十一世紀的傳人」，《紐約時報書評》稱她像南非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戈迪默(Nadine Gordimer, 1923-2014)。<sup>①</sup>年少成名的她被認為是目前最接近諾貝爾文學獎的70後作家之一。何以如此？全面考察阿迪契的文學觀及其創作實踐，或許能揭開這個謎團。

### 一、阿迪契的文學創作

1977年9月15日，阿迪契出生於尼日利亞南部城市埃努古。父親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成為尼日利亞首位統計學教授，做過尼日利亞大學的副校長，母親則是這所大學的首位女教務長。阿迪契在大學城恩蘇卡長大，就讀於尼日利亞大學附屬子弟學校。她打記事起便酷愛閱讀和寫作，當作家是她的夢想，但彼時的尼日利亞政局不穩、衝突不斷，疊加重理輕文的價值取向，嚴重破壞了作家生存所需的社會土壤。於是，阿迪契中學畢業後，進入尼日利亞大學攻讀醫藥學，卻念念不忘文學夢，擔任了天主教學生自辦雜誌《指南針》(*The Compass*)的編輯。一年半後，19歲的阿迪契確認自己做不了一名好醫生，遂遠赴美國費城德雷塞爾大學攻讀傳播學。兩年後她轉入東康涅狄格州州立大學，學業精進之餘為校刊《校園燈籠》(*Campus Lantern*)撰稿，2001年以最優異的成績畢業，獲得傳播學和政治學學士學位。2003年，阿迪契取得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創意寫作碩士學位；2008年，獲得耶魯大學的非洲研究碩士學位。此時她不過30歲出頭，卻已蜚聲世界文壇，兒時的作家夢想兌現成了璀璨的現實。

阿迪契到美國不久，便以筆名阿曼達·N·阿迪契(Amanda N. Adichie)出版了詩集《決定》(*Decisions*, 1997)和戲劇作品《因為熱愛比亞法拉》(*For Love of Biafra*, 1998)。這頭兩部正式出版的作品都不算成功，但其創作主題和藝術風格都已展露幾分鮮明的阿迪契特色。《決定》涉及政治、宗教和情感主題，阿迪契直抒胸臆，語言優美、節奏感強，頗有感染力。她仿若一位眼不著砂的社會批評家，對於問題重重的尼日利亞雖失望至極，卻也難掩牽掛和希冀。《因為熱愛比亞法拉》講述尼日利亞內戰期間伊博族女子阿達奧比和家人的遭遇，同樣探討政治和情感主題。在阿迪契的家族記憶和伊博族的集體記憶中，比亞法拉共和國的短暫存在是無法回避的中心事件。她曾援引約魯巴族同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因卡(Wole Soyinka, 1934-)的表述，闡明自己對這場內戰的認知：一、「實力懸殊的衝突都有可恥之處」；二、「要經過很長很長很長時間，可能要等幾代之後，尼日利亞內戰所引發的各種強烈情感才會歸於平靜」。<sup>②</sup>毋庸置疑，其中最難歸於平靜的是戰敗方伊博族人的切骨之仇和切膚之痛。在阿迪契看來，由於尼日利亞官方的刻意回避和操控，阿迪契家族及整個伊博族的創傷記憶成了莫裏森(Toni Morrison, 1931-2019)所指的「不可言說之不被言說」，<sup>③</sup>至今未能成為官方歷史和公共記憶的一部分，而這是實現民族和解、國家進步、社會和諧的巨大障礙。因此，書寫比亞法拉成了阿迪契義不容辭的使命，既為紀念親人，更為民族大義。只是創作《因為熱愛比亞法拉》的阿迪契略顯稚嫩，未能把控好上述的「強烈情感」，寫成了一部「過於誇張煽情的情節劇」。<sup>④</sup>

阿迪契沒有氣餒，轉而嘗試以長篇小說這一文類繼續書寫尼日利亞的歷史與現狀。大四時，她著手創



作《紫木槿》(*Purple Hibiscus*)。2003年10月,這部作品在美國首版,旋即在英、美、尼三國發行多個版本,贏得國際上多個重要獎項的關注,最終進入了布克獎的長名單和橘子獎<sup>5</sup>的短名單,並摘取了2005年英聯邦作家獎的最佳新人作品獎(非洲區和全球),一舉奠定了阿迪契的作家地位。這部小說以20世紀90年代尼日利亞動盪的政治局勢為背景,通過15歲的伊博族女主人公康比莉的視角和口吻,講述她與哥哥紮紮的成長經歷,與之相伴隨的是一起家庭悲劇——母親毒殺父親——的前因後果。父親是一位富有的工廠主和狂熱的天主教徒,與姑姑同為推動尼日利亞民主化進程的社會精英分子,在家裏卻是不折不扣的暴君,妻子忍無可忍,最終選擇以暴抗暴。這部成長小說的表層敘事背後,隱含著阿迪契對後殖民時代尼日利亞政治與文化困境的思考。康比莉的家庭小環境實乃社會大環境的縮影或隱喻。父親是殖民主義的產物、一個唯西方論者,他的專制和暴力暗指英國殖民主義和尼國父權制文化的統治手段和治理邏輯。與他形成對照的是作為傳統主義者的祖父、作為文化調和主義者的姑姑以及作為非洲傳統女性的母親。公私領域的專制與壓迫實乃異質同構的關係。小說把成長、家庭、宗教、政治等主題融為一體,並以象徵自由的紫木槿為題,暗示阿迪契對於年輕一代能否戰勝公私領域的專制與暴力持樂觀態度。

《紫木槿》雖未以內戰為創作題材,但有四處文字提及它是造成尼國社會亂象的歷史根源之一。在該書出版前後,阿迪契以內戰為素材創作了《那個刮哈馬丹風的早晨》(*That Harmattan Morning*, 2002)等短篇小說,並最終寫成了第二部長篇小說《半輪黃日》(*Half of a Yellow Sun*, 2006)。作為長期思考和打磨的成果,《半輪黃日》取得了比《紫木槿》更為轟動的成功:甫一出版便被英國著名電視節目《理查德與朱迪讀書俱樂部》選中,登上英美兩國的暢銷書排行榜,獲得美國全國書評人協會獎、國際都柏林獎等5個獎項提名,進入英聯邦作家最佳作品獎(非洲區)的短名單,榮獲橘子小說獎、阿尼斯菲爾德-沃爾夫圖書獎和國際筆會「超越邊緣」獎。

《半輪黃日》的故事主要發生在伊博族聚居的尼日利亞東區,即內戰中因戰敗而垮臺的比亞法拉共和國所在地,時間跨越整個20世紀60年代,總共四部分的敘事結構均分為內戰前和內戰期間。阿迪契借人物內戰前的言行和經歷探究內戰的歷史與政治根源,賦予這部小說一種難得的智識高度。內戰爆發前後強烈的對比和反差也產生了震撼人心的藝術效果,充分展現出內戰造成的苦難和創傷,以及伊博族人民堅忍卓絕的生存能力。最具感染力的是這一敘事手法所挖掘的人性深度。阿迪契為了反映出伊博族聚居區當時的階層全貌,選擇了三個身份背景完全不同的人物作為敘述視角:13歲的鄉下男孩、大學教師奧登尼博的男僕烏古,富家千金、奧登尼博的愛人奧蘭娜,以及英國人理查德。這些人物在內戰前的愛恨情仇本已引人入勝,在戰爭的漩渦中又以超乎想像的方式經歷了悲歡離合和人格上的成長、變化與成熟。阿迪契交替採用三人的敘述視角,既著力書寫內戰的毀滅性後果,又讓讀者認識到情與愛作為人性根本的強大力量,從而深深打動了最廣泛的讀者大眾。

阿迪契以比亞法拉的國旗「半輪黃日」為題,融史實與虛構於世情小說,通過普通人的多元視角構建個人歷史小敘事,不僅實現了言說「不可言說之不被言說」的創作意圖,也傳達出一種不同於已有歷史敘事的歷史觀和歷史編纂邏輯。官方歷史一般依賴全知權威視角,以大人物、大事件為中心構建一元歷史大敘事,阿迪契卻認為歷史的主體是普通人,歷史的真相往往潛藏於普通人的生活和記憶。她所構建的比亞法拉敘事不僅是對尼日利亞官方歷史的反撥,作為非洲人自己的歷史言說,也是對一度構成文化霸權的帝國歷史敘事的反寫。為此,阿迪契給烏古和理查德分別安排了一個作家的身份。同樣是書寫尼日利亞和比亞法拉,理查德的作品難見天日,烏古的作品得以流傳。文本內的烏古與文本外的阿迪契可說是履行了同樣重大的重構歷史記憶的使命。阿迪契雖然飽含著對比亞法拉的同情,但並未因此而對內戰的另一方尼日利亞聯邦進行妖魔化,或把比亞法拉描畫成烏托邦。她明白自己必須講述真相,揭示內戰的複雜本質。只有在正確認識過去的基礎上,伊博族和整個尼日利亞民族才能懂得現在,憧憬未來。無怪乎「現代非洲小說之

父」阿契貝(Chinua Achebe, 1930–2013)稱讚阿迪契兼具智慧與才情,「初出茅廬,卻已幾近成熟」。<sup>⑥</sup>

《半輪黃日》眾口交譽,阿迪契終於卸下了自小壓在心頭的重負。她一如既往地關注後殖民時代尼日利亞的歷史與現實問題,同時又把視線更多地投向了在海外(主要是美國)的尼日利亞移民及其日常生活,在跨國界和跨文化的視域中,以富含人性張力的流散小敘事,折射出她對種族、性別、階級、文化等社會分野的觀察與思考。從《繞頸之物》(*The Thing Around Your Neck*, 2009)到《美國佬》(*Americanah*, 2013),可以看出阿迪契創作座標的位移。

《繞頸之物》收錄了12篇短篇小說,既是一部過渡性作品,也可視為《美國佬》的序曲,曾入圍英聯邦作家最佳作品獎(非洲區)等獎項的長/短名單。其中《一號牢房》(*Cell One*)等「尼日利亞故事」涉及青少年的成長、內戰、民族衝突、專制統治、殖民主義等主題,與前兩部長篇小說一脈相承。《繞頸之物》等「美國故事」則反映尼日利亞移民在美國遭遇的跨國婚姻、經濟困難、種族歧視、語言差異、文化衝突、身份認同等問題,從中可以窺見《美國佬》的輪廓。

長篇小說《美國佬》是這個新階段的代表作,曾登陸《紐約時報》和BBC年度十佳圖書排行榜,入圍百利女性小說獎和國際都柏林獎的短名單,摘得了美國全國書評人協會獎和《芝加哥論壇報》心臟地帶小說獎。這部作品講述了一個曲折動人的跨洋異地戀故事,在愛情小說的外表之下包裹著阿迪契對尼美兩國社會政治問題的深入思考,幽默風趣、耐人尋味。女主人公伊菲麥露年少赴美留學,已實現了「美國夢」,卻毅然選擇做一名「海龜」,即尼日利亞人戲稱的「美國佬」。她做出這番選擇的主要原因是尼日利亞沒有種族藩籬,是她能夠紮下根來且不想再抽離的唯一的地方。其次,尼日利亞有初戀男友,奧賓仔是與她心有靈犀、默契到從來無需解釋的唯一的人。另外,1999年,奧巴桑喬執政,開始推行民主化改革,尼日利亞的發展走勢整體向好,吸引了眾多「海龜」回國創業。伊菲麥露在美國開設了名為「一個非美國黑人對美國黑人(他們從前被稱為黑鬼)的種族相關及各種觀察」的匿名博客,論及形形色色的種族怪現象。她的回歸之舉意味著對美國種族政治的批判與擯棄。伊菲麥露回國後重新開始撰寫博客,以這種方式參與尼日利亞的文化重構。她的文化重構,也必定包含著對尼日利亞傳統性別文化的揚棄。小說對她作為中產階級獨立女性與柯希作為傳統女性的設定與對比,以及奧賓仔與柯希離婚、回歸伊菲麥露懷抱的結局,承載著阿迪契對兩性關係的理想化重構。

阿迪契從不諱言自己對階級、種族、性別的興趣,因為它們「影響著世界各地一切有生命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決定著個人獲准擁有的人性和尊嚴」。<sup>⑦</sup>她的每部作品都滲透著她的階級、種族、性別意識,《美國佬》中尤為突出。此後,阿迪契對性別問題日益關注,出版了基於2012年TED演講的小書《我們都應該是女權主義者》(*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 2014)和書信《親愛的安吉維拉,或一份包含15條建議的女權主義者宣言》(*Dear Ijeawele, or A Feminist Manifesto in Fifteen Suggestions*, 2017)。這可能與她2009年步入婚姻生活、2016年女兒降生有一定關係。2020年5月,COVID-19肆虐全球之際,阿迪契失去了父親,悲痛欲絕卻無法回國奔喪,轉而訴諸筆端,寫出了《哀慟筆記》(*Notes on Grief*, 2022)。另有消息稱2023年9月,阿迪契將用筆名恩瓦·格雷斯·詹姆斯(Nwa Grace James)出版首部兒童文學作品《媽媽的睡眠頭巾》(*Mama's Sleeping Scarf*)。阿迪契也常常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在一些國際公共空間針砭時弊,多涉及非洲和性別問題,如TED演講《單一故事的危險性》(*The Danger of a Single Story*, 2009)和《我們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每年,阿迪契都會回尼日利亞開辦創意寫作坊。

## 二、阿迪契的文學觀

阿迪契的成功,除了天賦、激情、執著和運氣,其跨國、跨文化的精英教育和人生閱歷也是不可或缺的要



素。豐富的學養和廣博的見識滋養了她的現實穿透力和文學表現力,使得她的世界觀和文學觀,尤其是對於尼日利亞乃至美國社會問題的審察,體現出同時代尼日利亞作家中難得一見的廣度和深度。在文學理念和創作手法方面,阿迪契兼收並蓄、為己所用,形成了既有傳承又有創新的現實主義創作風格。

阿迪契的父親曾留學美國,但如《紫木槿》中的姑姑,始終熱愛伊博族文化,踐行西方文化和伊博族文化的並存與調和。故而阿迪契在家裏說伊博語,遵守伊博族的文化習俗,卻從小接受英語教育,閱讀英語書籍,包括英國著名兒童文學作家伊妮德·布萊頓(Enid Blyton)和經典作家狄更斯等人的作品,因而她的模仿習作裏充斥著英國的白人和場景。八九歲時,阿迪契第一次讀到阿契貝「非洲四部曲」中的《瓦解》(*Things Fall Apart*, 1958)和《神箭》(*Arrow of God*, 1964),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黑人和非洲也可以成為文學再現的對象。自此,阿契貝成為對她文學創作影響最大的人。

阿迪契曾撰寫《重新發現非洲的人》(*The Man Who Rediscovered Africa*, 2010)等文章,也多次在訪談中談到阿契貝對她的影響。歸納如下:一、按照阿迪契的解讀,阿契貝的文學創作構成了對帝國非洲書寫傳統的反寫,顛覆了這一書寫傳統所構建的非洲「無歷史、無人性、無希望」的刻板形象,對於非洲人民來說,這意味著「重獲尊嚴」,對於阿迪契來說,她有了自己可以認同的歷史和民族記憶。二、阿契貝在情感上認同伊博族、尼日利亞乃至非洲,在世界觀上能夠超越狹隘的身份認同,因而在他的作品中對殖民主義的批判和對伊博族社會的質疑往往並行不悖,但誠實並不等於淺薄,他總能看到事物的複雜性,對任何問題都拒絕提供簡單化的判斷與解答。三、在價值觀上,阿契貝關注個人的權利和福祉,也時時強調集體或社群的重要性,對於性別問題的敏感度拉近了他與當代讀者,尤其是女性讀者的距離。四、阿契貝用英語創作,但處處可見伊博語直譯的痕跡,從而創造出一種很有民族特色的雜糅體文學語言。<sup>⑧</sup>

阿迪契不僅敏銳地把握住了阿契貝的創作特色,更將其融會貫通,運用於自己的創作實踐,但現實也令她清醒地認識到開闢更多道路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非洲的「地道性」與比亞法拉經歷》(*African "Authenticity" and the Biafran Experience*, 2008)一文中,阿迪契提到她初到美國留學時,由於不像《瓦解》中的非洲人,因而被室友認為不是非洲人的遭遇。阿迪契由此意識到「單一故事的危險性」:即便講非洲故事的人是非洲人,單一的故事仍極有可能落入西方霸權話語的陷阱,成為非洲「他者」的又一刻板形象,而活生生的她卻會因與這一刻板形象不符,而被質疑是否算得上「地道的」非洲人。為了有效地、徹底地拆解西方殖民話語和種族話語中的非洲「他者」形象,非洲作家必須創作出盡可能多的非洲故事和非洲人物,讓西方讀者看到《瓦解》以外非洲的豐富與複雜,看到最接近於真實的非洲。<sup>⑨</sup>這也是阿迪契致力於講述更多新故事的出發點和動力。

阿迪契雖受阿契貝啟發,將自己定位為以現實主義筆法探討尼日利亞乃至非洲大陸歷史與現實問題的作家,但她關注的重點是後殖民時代,主要人物往往是尼日利亞的城市中產階級女性,故事發生的地點也不局限於尼日利亞,而是常常延伸至大洋彼岸的英美兩國。如果說阿契貝更關注公共領域,阿迪契則對家庭等私人空間給予同等甚至更多的關注,而且往往從私人空間入手,探討歷史上的殖民主義與當下的政治腐敗等問題在尼日利亞民族國家建構和現代化進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跨國界、跨文化視域中的種族歧視、性別政治、階級差異等問題,敘事冷靜、細緻,故事和文體都屬上乘,堪稱政治性與文學性的完美結合。

阿迪契在英聯邦講壇發表的演講《教化與娛樂:為現實主義文學一辯》(*To Instruct and Delight: A Case For Realist Literature*, 2012)可視為她的現實主義創作宣言。作為作家抑或讀者,阿迪契始終鍾情於現實主義文學。不同於奇幻文學和科幻小說,現實主義文學描摹「生活在可以辨認的真實的地方的真實的人物」。「真實」的文學世界並非等同於現實世界,而是「足夠接近,足夠對等,從而能夠形成映照」,能夠踐行賀拉斯的文藝觀「文學的功能是教化和娛樂」,踐行的方式是創作「人的故事」。人的故事有以下特質:一、人的故事恰如阿契貝的《瓦解》等作品,講述人的欲望和生活,能夠把簡單的歷史事實或抽象的數字演繹成富有意義

的真相，與讀者發生情感上的聯結，激發讀者的行動力。二、人的故事讓作家和讀者與書中人物產生共情，由此體認到共同的、平等的人性，也能認識並接受世界的差異和多樣性。三、人的故事提醒讀者，人類共同的追求是人的價值，希望受到珍視、受到厚待是人之常情，是故事應該傳達的人性。四、如杜波依斯所言，所有的藝術都是宣傳，但應是各方對等的宣傳，故而對阿迪契而言，現實主義小說創作如同在現實和文學世界裏行使公民權利，她有責任構建和傳播作為伊博族人、尼日利亞人和非洲人的「感性」。五、人的故事不僅有教化和娛樂功能，還能形塑人類大同的意識，帶領全人類奔向星辰大海。<sup>⑩</sup>通讀演講全文，我們能深切感受到阿迪契作為一個作家所抱持的崇高信念和神聖使命，無怪乎她所創造的「人的故事」打動了世界各地千千萬萬的讀者。

### 三、阿迪契作品的傳播與接受

根據阿迪契官網<sup>⑪</sup>的統計，長篇小說《半輪黃日》的版本已多達 37 種語言，《美國佬》29 種，《紫木槿》28 種；短篇小說集《繞頸之物》17 種；以單篇散文成書的《我們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32 種，《親愛的安吉維拉》19 種。說阿迪契的讀者遍及整個世界並非誇張。

上述小說作品均得到西方文壇主流獎項的認可，所獲獎項或提名的情況在第一部分已有提及，這裏不再贅述。三部長篇小說均被視為阿迪契的代表作，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其中《半輪黃日》近乎被尊為經典，除了在出版不久後獲得的提名和獎項，還在 2008 年為阿迪契贏得了美國麥克阿瑟「天才獎」，2009 年令她成為義大利諾尼諾國際文學獎史上最年輕的獲獎者。2015 年，《半輪黃日》名列 BBC 評選的 21 世紀最偉大的 12 部小說，被評為女性小說獎第二個十年內的最佳獲獎作品，2020 年，再獲該獎自 1996 年設立以來的最佳獲獎作品。《半輪黃日》如此持續地受到獎項加持，很有可能成為第二部《瓦解》。不能不說阿契貝慧眼識珠。

2003 年前，西方學界對於阿迪契及其作品的研究只有 2 篇小文章，《紫木槿》出版且獲獎後，很快便形成了相當有熱度的阿迪契研究，持續至今。<sup>⑫</sup>小說作品，尤其是長篇小說是重點研究的對象。專著、期刊論文、博碩論文、書評、百科全書條目、作家簡介、作品導讀、媒體報道道等應有盡有。研究視角漸趨多樣化，關涉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形式研究、比較研究等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其中與後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相關的研究成果約占總數的一半。雖說阿迪契具有鮮明的後殖民意識和女權主義思想，但若長此以往，恐怕會成為束縛其創造力的標籤。能夠打破這個批評怪圈的人當屬阿迪契無疑，創作出更多更豐富的作品是唯一有效的方式。

隨著西方學界對阿迪契研究的深入，作家本人迎來了更多更尊貴的榮譽。自 2015 年至今，已有 16 所世界名校向阿迪契頒發了榮譽博士學位。<sup>⑬</sup>2017 年 3 月，阿迪契入選美國藝術文學院，成為繼索因卡之後第二位獲此殊榮的尼日利亞人，4 月又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外籍榮譽院士。

如上所述，在西方文壇和學界，阿迪契深受主流的認可，在其移居國美國尤受歡迎。究其原因，至少應涉及以下因素：一、阿迪契熱愛文學，天資聰穎，後天勤勉，早早便具備和展現出了大作家的潛質，能在國際文壇眾多主流大獎中脫穎而出，絕非僅是外因所致。二、不論是出於獵奇還是其他心理，國際文壇和西方讀者大眾對非洲始終懷有較大的興趣，在全球化加速的今天更是如此，這無疑給阿迪契等非洲作家嶄露頭角提供了契機。三、歐美發達的出版業、大眾傳媒和大量的學院讀者為阿迪契走向成功推波助瀾，有時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如《半輪黃日》出版當年受到《理查德與朱迪讀書俱樂部》的大力推薦，2013 年又被英尼兩國電影人改編成同名電影，令這部傑作更加聲名遠播、深入人心。四、阿迪契自稱「幸福的女權主義者」，發自內心地認同女權主義的一些理念和主張，在性別運動從未停息的美國，這一立場會給她帶來很多擁護。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阿迪契的 TED 演講《我們都應該是女權主義者》，不到一年就有 6 百多萬的點擊量，演講的片段被美國著名歌手碧昂斯 (Beyoncé Giselle Knowles) 融入金曲《完美無瑕》(Flawless, 2013) 後，碧昂斯的很多歌迷也成了阿迪契的書迷。

但在阿迪契的出生地尼日利亞和非洲大陸，卻是另外一番情形。根據達裏亞·唐卡 (Daria Tunca) 的統計，阿迪契的主要作品中，《紫木槿》《半輪黃日》《美國佬》和《繞頸之物》均在美、英、尼三國出版。至於獲獎情況，為數不多，且與文學關係不大：2008 年被尼日利亞一家傳播公司贊助的未來獎評為年度青年；2011 年被尼日利亞主流大報《今日報》(Thisday) 提名為「持久文化新擁護者」；2014 年被尼日利亞網站 ynaija.com 評為年度人物；2020 年《今日報》十年女性獎和「2020 年形塑尼日利亞事件的 20 位女性」；2022 年入選年鑒「變革者：100 位引領變革的尼日利亞人」和「尼日利亞 100 位女性領袖」。以上事實說明，尼國讀者在本地至少可以讀到阿迪契的代表作，但相對於英美兩國而言，她在尼國文壇的待遇幾乎可用「冷遇」來形容。或許如阿迪契遠走美國之際聲稱的那樣，尼國無文壇。有的只是在她功成名就之後的些許榮譽，卻也足以吸引她如《美國佬》中伊菲麥露那樣從「海外回流」。如今，阿迪契在尼日利亞開辦了創意寫作坊，每年在候鳥一般的流動中刷新著認知，沉澱著情感，兌現著報效故國的夙願。

在與尼日利亞同屬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知網(截至 2021 年 10 月 4 日)<sup>①</sup>上涉及阿迪契的記錄可追溯至 2007 年 3 月，是《文學界(原創版)》刊登的短篇小說《一號牢房》的譯文。此後若干年內，中國學界對阿迪契的關注表現為獲獎驅動的零星譯介。其間譯林出版社推出「21 世紀外國文學大獎叢書」，筆者應邀翻譯《半輪黃日》(2010)，並配合宣發撰寫了譯序和作家評介。<sup>②</sup>2013 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繞頸之物》中譯本。2017 年—2019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陸續推出阿迪契其他主要作品的中譯本，包括再版的《半輪黃日》，並邀請她參加了 2019 年 8 月上海書展期間的活動。自 2014 年開始，較為深入的研究陸續出現，2015 年出現一個小高潮，2016 年之後數量節節攀升。多為期刊論文和碩士論文，尚無博士論文。研究文本以《半輪黃日》為主，《美國佬》次之，也有涵括全部作品的整體性研究。研究主題涉及後殖民、性別、種族、創傷、歷史書寫、成長、流散等，作者包括朱振武、王卓、樸玉、張勇、張燕、杜志卿、黃暉等知名學者。總的來說，阿迪契因屢獲大獎而受到中國出版界和學術界的關注，對她的譯介帶動了對她的研究，研究正在向深、向廣拓展。

## 結語

阿迪契極具身為伊博族人、尼日利亞人和非洲人的「感性」，也不乏世界主義的情懷。她的文學創作植根於尼日利亞文學的優良傳統，採用細膩平實的現實主義筆法，透過綴滿人性細節的個人敘事，探討後殖民時代尼日利亞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重構與政治重建以及跨文化視域下的種族、性別與階級等主題，深受國際文壇和讀者大眾的認可。2018 年的國際筆會品特獎頒給了阿迪契，理由之一便是「她對於性別、種族和全球不平等的洞察力達到了非比尋常的高度，她引導我們走過身份政治的旋轉門，讓我們所有人得到瞭解放」。<sup>③</sup>我們期待阿迪契有朝一日像品特 (Harold Pinter, 1930–2008) 或她的同胞索因卡那樣，登上諾貝爾文學獎的殿堂。

## 注釋

①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Half of a Yellow Sun*,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7.

②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African 'Authenticity' and the Biafran Experience", *Transition*, 2008(99), 53.

③ Toni Morrison, "Unspeakable Things Unspoken: The Afro-American Presenc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delivered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Oct. 7, 1988, [https://tannerlectures.utah.edu/\\_resources/documents/](https://tannerlectures.utah.edu/_resources/documents/)

- a-to-z/m/morrison90.pdf
- ④ “The Story behind the Book: Q&A with the Author”, June 27, 2010, retrieved from <http://www.halfofayellowsun.com/content.php?page=tsbtb&n=5&f=2>
- ⑤ 橘子小說獎(Orange Prize for Fiction, 1996–2006; 2009–12)因不同的贊助公司冠名而數次更名,包括橘子寬帶小說獎(Orange Broadband Prize for Fiction, 2007–08)和百利女性小說獎(Baileys Women’s Prize for Fiction, 2014–17)。從2018年起名稱固定為女性小說獎(Women’s Prize for Fiction)。該獎設立於1996年,用於獎勵女作家(不限國籍)前一年在英國出版的英語原創長篇小說,與1991年設立的布克獎同為英國最負盛名的文學獎項。
- ⑥ Adichie, C. N. (2007). *Half of a Yellow Sun*, New York: Anchor Books.
- ⑦ Adichie, C. N. “African ‘Authenticity’ and the Biafran Experience”, *Transition*, 2008(99), 51.
- ⑧ Adichie, C. N. “The Man Who Rediscovered Africa”, Jan 23, 2010, [http://www.salon.com/books/feature/2010/01/23/chinamanda\\_adichie\\_chinua\\_achebe](http://www.salon.com/books/feature/2010/01/23/chinamanda_adichie_chinua_achebe)
- ⑨ Adichie, C. N. “African ‘Authenticity’ and the Biafran Experience”, *Transition*, 2008(99), 42–49.
- ⑩ Adichie, C. N. “To Instruct and Delight: A Case For Realist Literature”, *Commonwealth Lecture 2012*, March 15, 2012, [http://commonwealthfoundation.com/wp-content/uploads/2012/12/Commonwealth\\_Lecture\\_2012\\_Chimamanda\\_Ngozi\\_Adichie.pdf](http://commonwealthfoundation.com/wp-content/uploads/2012/12/Commonwealth_Lecture_2012_Chimamanda_Ngozi_Adichie.pdf)
- ⑪ 參閱 [www.chimamanda.com](http://www.chimamanda.com)。
- ⑫ 參閱 Daria Tunca, *The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Website*, hos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Liège, <http://www.cerep.ulg.ac.be/adichie>, 2004–2022.
- ⑬ Editor, “Chimamanda to receive 16th honorary Ph. D. from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ouvain Belgium”, *The Guardian*, March 22, 2022, <https://guardian.ng/news/nigeria/chimamanda-to-receive-16th-honorary-phd-from-the-catholic-university-of-louvain-belgium/>
- ⑭ 參閱 [www.cnki.net](http://www.cnki.net)。
- ⑮ 參閱石平萍:《「但願我們永遠銘記」(譯序)》,載《半輪黃日》,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頁1—8;石平萍:《「小女子,大手筆」》,《世界文化》,2010年第6期,頁10—12。再版亦有譯後記和作家評介,參閱石平萍:《「但願我們永遠銘記」——代譯後記》,載《半輪黃日》,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版,頁476—482;石平萍:《重要的是講述更多的非洲故事》,《文藝報》,2018年4月11日,第5版。
- ⑯ Flood, A.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Wins PEN Pinter Prize”, Jun. 12,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8/jun/12/chimamanda-ngozi-adichie-wins-pen-pinter-prize>

(Editors: JIANG Qing & LENG Xueyuan)